

看世界

月季和鸣

徐达

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玫瑰都是圣洁和爱情的象征。但您知道吗？您以为的玫瑰，其实很可能是月季。更确切地说，多数鲜花店所售卖的“玫瑰”，其实是“现代杂交茶香月季”中的切花品种。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植物，是世界主要花卉。中国是月季的原产地之一，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栽培历史。而在中国月季传入之前，欧洲只有每年开花一次的蔷薇，及枝叶多刺、花朵较单薄的玫瑰。

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月季“四大老种”传入欧洲。育种专家们将其与当地原产的蔷薇种及其他古老花卉品种进行反复杂交，先后培育出“努赛特月季”“波旁月季”“茶月季”“杂交长春月季”等品种，并于1867年育成了具有重复开花习性的新品种“法兰西”。这也标志着现代月季时代的到来。

“法兰西”育成之后，欧洲育种专家又着手进行“茶月季”与“杂交长春月季”的杂交，并推出新品系“杂交茶香月季”。

此时，法国出现了一位在花卉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育种家弗朗西斯·梅昂，他培育出了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月季品种”——“和平”月季。

梅昂出生于法国一个月季世家。他年轻时就跟随父亲在月季苗圃工作，后来又

遍访法国和美国著名的月季园，收集研究资料和杂交亲本材料。1935年起，梅昂专注培育新品种月季，经过杂交育种及多次筛选繁殖，至1939年定植出一种具有美丽花形及光泽叶片的品种，标号为“3—35—40”。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梅昂为保护自己所创育的新品种，将“3—35—40”月季苗寄给他在美国结识的育种专家罗伯特·培耶。培耶对该品种进行了试种和进一步培育，同时分送到美国各地进行区域试验和品种对比试验。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美国北部寒冷干燥气候条件下还是在南方炎热潮湿的气候条件下，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内陆、沙土或黏土上，“3—35—40”品种都能茁壮生长。几年后，“3—35—40”轰动全美。

1945年4月，该品种被太平洋月季协会命名为“和平”，以纪念二战结束，同年又作为和平的象征赠送给联合国首届大会代表。

这是月季的“高光时刻”——它与世界人民呼唤和平的美好愿望联系在一起，第一次站到了国际花卉舞台的中央。以此为标志，“现代杂交茶香月季”作为花卉中一个重要的、单独的品类体系最终成型。至此，现代月季发展走向成熟。

现代月季拥有许多其他花卉品类无法比拟的优势。它色泽鲜艳、花香四溢、四季常开，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不少欧洲的富裕人家会将自家后院改造成花园，种满各种颜色的月季。在月季园里互诉衷肠，也

成为热恋男女唯美的心愿。

关于月季是如何被误读为玫瑰的，目前各界并无定论。有一种说法认为，这可能源于文学作品中的表达疏漏。实际上，从植物分类学角度看，月季和玫瑰虽然同属于蔷薇科蔷薇属，但却不是同一种花。前者枝有皮刺，叶光滑，四季开花，花色较多；后者枝多皮刺和刚毛，叶有皱褶，一季开花，花色多为紫红色和白色。或许因为“花前月下”的场景太过经典，以至于人们根本无意纠正这个“美丽的错误”。久而久之，月季与玫瑰也就形成了这种难分你我的奇妙关系。

在欧洲，月季代表着和平与爱情。在中国人眼中，月季则是生命长青与顽强奋斗的精神象征。而随着现代月季产业的发展，月季又成为人类智慧及科技实力的体现。

据市场研究机构 Statista 的数据，目前全球月季品种数量已经超过4万个，每年还在不断增加。另据国际花卉协会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全球婚礼用花中，月季（玫瑰）占比达到67%，其中以“永恒之爱”为主题的月季（玫瑰）占比超过80%。

在新一代园林科技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下，中国月季在品种收集、育种研发、加工生产等方面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中国月季切花产量已占全球总产量的37%，盆花、庭院景观与深加工产品形成千亿元级产业集群，月季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3000亿

元。而伴随种植业和物流业的迅猛发展，48小时之内，我国的鲜切月季就可以送达远在千里之外的他国消费者手中。

随着花茶、精油、护肤品等周边产品愈加丰富，月季深加工产业链不断延伸，“生产+新品种展示”“园艺+休闲”等新业态也成为现代月季产业新的增长点。此外，花卉会展业蓬勃发展，不久前落下帷幕的第九届国际月季大会40年来首次落地中国，共吸引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800名科学家、企业家及爱好者来到北京参会。

情人节相赠的浪漫礼物、包裹在点心中的香甜馅料、沁人心脾的精油香水，人类早已离不开月季的存在，也习惯于月季带来的惊喜。正如英国诗人西格夫里·萨松代表作《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的经典诗句，“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花般绚烂绽放。

玫瑰也有烦恼

蔡淳

“请带走一朵保加利亚玫瑰，让它用芬芳向你诉说巴尔干的故事。”这句出自保加利亚歌曲《一朵保加利亚玫瑰花》的歌词，道出了保加利亚玫瑰作为文化象征的深远意义。

象征爱情、纯洁与坚韧的玫瑰被誉为保加利亚的“国花”。在邮票、节庆饰品、传统手工艺品乃至化妆品包装上，玫瑰元素随处可见。每年6月，保加利亚中部城市卡赞勒克都会举行盛大的玫瑰节，吸引全球游客共同见证这一文化盛事。

玫瑰之于保加利亚，并不止于符号意义，更是一个重要的产业。保加利亚所产的大马士革玫瑰，以其独特的芳香与高精油含量，被誉为全球最优质的香水玫瑰品种之一。它主要生长于被称为“玫瑰谷”

的区域，该区域位于斯塔拉山脉和斯雷德纳山脉之间，包括卡尔洛沃、卡赞勒克、帕维尔巴尼亚等地。沙质与黏土混合的土壤、凉爽的夏季、温和的冬季以及充沛的水源共同构成了这一地区玫瑰生长的“黄金条件”。

根据历史记载，保加利亚早在17世纪便开始种植含油玫瑰。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加利亚玫瑰油逐渐走出本土市场，进入国际香氛产业，并因其高纯度和天然香气，被誉为“液体黄金”，与埃及、印度玫瑰油并列世界三大玫瑰精油。

玫瑰精油的“灵魂”在于精萃。资料显示，每生产1000克玫瑰精油需耗资约3000千克鲜花，且花朵尤以清晨露水未干时手工采摘为宜。蒸汽蒸馏仍是目前保加利亚主流的提取方式，既保留了天然成分，也体现了对传统技艺的延续。

根据保加利亚农业与食品部旗下“油用玫瑰咨询委员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该国共有73家玫瑰加工厂和53家蒸馏厂，年处理玫瑰花能力超过1.5万吨。当年出口玫瑰油总量达936.5千克，销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单价介于9500美元/千克至16050美元/千克之间，其中有机认证产品价格更高。

随着全球对天然成分产品需求不断增长，保加利亚玫瑰产业也在积极延伸产业链，从传统香水、护肤产品，逐步拓展至食品添加剂、功能性饮品乃至营养补充剂等新领域。玫瑰提取物被广泛用于酸奶、果酱、甜酒等食品中，一些科研单位还在开发具有药理活性的玫瑰油复合物，进一步增强其附加值。

在保加利亚企业布局全球市场的过程中，中国正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保加利亚本土企业 Rozwell 公司便是其中的代表。公司负责人拉迪恩·波波夫告诉记者：“我们向中国客户稳定出口玫瑰水、薰衣草水以及精油产品，今年以来已经发出了约100吨货品。”

Rozwell 公司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产能利用率不足。波波夫坦言，公司蒸馏

厂目前仅在采摘旺季的5月至8月运营，其余时间设备均处于闲置状态，造成了资源浪费，也影响了公司的经济效益。

Rozwell 公司面临的挑战并非孤例。业界专家表示，包括玫瑰等在内的芳香植物产业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如果企业仅仅专注于某一品类，必然会陷入淡旺季的循环。最现实的办法是开拓更多产品线，比如引入洋甘菊、迷迭香、马鞭草等其他品种。此外，除了香氛、护肤等传统业态，包括食品添加剂和保健品成分等在内的大健康领域也是值得开辟的新兴市场。

实际上，更严峻的挑战发生在产业层面。

从发展环境上看，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极端天气频率增加、劳动力持续短缺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保加利亚精油产业本身就遭遇了较大的发展压力。雪上加霜的是，欧盟正在计划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法规。比如，根据化学物质“一物一评估”原则的要求，相关部门会对精油中的每一种成分单独进行安全评估，而非将其视作整体来判断风险。若该原则落地实施，产品评估的成本将大幅提升，时间跨度也必然会拉长。

针对此，保加利亚政府正在积极协调：一方面通过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为精油生产者提供包括直接补贴、有机认证等在内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欧盟层面积极发声，努力为本国产业发展争取更大政策空间。

同时，保加利亚业界也迅速展开应对。一方面，行业协会正与欧盟官员进行高层磋商，呼吁维持现行的“将精油视为‘物质’而非‘混合物’”的分类方式，并为玫瑰油等传统产品争取“例外处理”。另一方面，行业企业也抱团呼吁，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同时兼顾传统产业的可持续性。正如保加利亚国家精油、香水和化妆品协会执行董事格列加·安德列耶娃所说：“如果连生存都无法保障，可持续发展就无从谈起。”

美国科学家缺席的背后

乔木孝

在职业社交网站领英上，美国科学家萨拉·库利目前显示的状态为“求职”。她曾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海洋酸化研究项目负责人。今年2月，她在美国政府换届后的联邦机构“裁员潮”中失业。

职业突变打乱了库利的计划。她原本受邀作为9名主旨发言嘉宾之一，计划参加6月初在法国尼斯举办的“同一个海洋科学大会”，被裁后不得不向主办方建议换人。这是正在尼斯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的配套活动，吸引全球超过2000名科学家参与，旨在为参加联合国海洋大会的决策者提供科学建议。

同样从事海洋酸化研究的法国海洋开发研究所研究员法布里斯·佩尔内向记者证实了库利的遭遇。佩尔内说，库利相当于被“开掉两次”，第一次库利提出申诉后得以停薪留职，但无权进入实验室，“对方告诉她，你可以回来，但你所做的工作我们不感兴趣”，不久后被彻底辞退。

这样的遭遇不只发生在库利一个人身

上。据“同一个海洋科学大会”联合主办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消息，除了库利，还有几名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科学家无奈缺席。

英国《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日前刊文说，受美国近期政策影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新财年面临25%的预算缩减，已有超过1500名工作人员遭解雇或劝退。美方的做法将在海洋预测预报、数据同化、国际合作等方面造成严重阻碍，拖累联合国制定的海洋相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佩尔内说，美国近期在海洋科研等领域的政策给全球海洋科研和保护行动上蒙影，“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将持续多久”。

美国近期政策降低了国际社会对其参与国际合作的预期。许多业界人士起初预计美国将缺席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最终美国只派出“技术和工作层面”的代表。法国总统马克龙对媒体表示，“这并不意外，我们了解本届美国政府的相关立场”，国际海洋行动和进展不会因此止步。

联合国海洋大会只是国际社会感受美国近期政策消极影响的最新例子。此前，在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已经宣布要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在卫生领域，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了备受瞩目的《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病协定》，多家媒体的报道都强调“没有美国参与”。

《自然-生态与演化》杂志的文章说，近期美国联邦科学领域的混乱状况“正在破坏对全球海洋保护、可持续资源管理和气候韧性至关重要的多边合作”。

本屆联合国海洋大会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下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办国巴西总统卢拉等都强调要践行多边主义。卢拉说：“海洋上存在单边主义威胁。我们不能容许在国际贸易上发生的事情也出现在海洋事务上。”